

# 为什么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

北京出版社

# 为什么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

——《北京日报》“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問題的討論”

北京出版社

1965年

## 为什么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

——《北京日报》“关于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的讨论”

---

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张:4 2/16 · 字数:80,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册

---

统一书号:3071·187

定价:(5)0.28元

## 前 言

为了总结和交流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推动北京市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北京日报》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二月，组织了一次“关于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读者提出的问题主要有：（1）干部参加劳动的阻力在上边还是在下边？（2）干部参加劳动要不要象工人一样干活？（3）技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合不合算？（4）干部不参加劳动能不能坚持革命？对于这些问题，不少读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际体会，作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一九六五年三月，《北京日报》连续发表了《为什么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和《坚持参加劳动，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两篇社论，作为这次讨论的总结。

现在我们将讨论中的主要文章选编成册，定名为《为什么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全书分五个部分。前四部分是按上述四个主要问题来编排的。第五部分是《北京日报》的两篇社论。

一九六五年六月

**统一书号： 3071·187**

**定 价： 0.28 元**

# 目 录

## (一)

阻力不在下边……………王 勤( 1 )

我为什么劳动少? ……………王維功( 3 )

不能說阻力全在上边

……………北京汽車制造厂生产科副科长 成雁宾( 5 )

忙是不参加劳动的理由嗎?

……北京第二棉紡織厂动力科空調工段段长 張苗道( 9 )

我是怎样从会議的圈子中跳出来的·

……………北京市运输公司副經理 王毓秀( 13 )

领导干部带头下去是关键

……………中共北京汽車分公司委员会書記 馮 克( 19 )

## (二)

当一名劳动力对不对? ……………李 新( 25 )

干部参加劳动的目的何在? ……………鄂維庄( 27 )

分歧就在这儿! ……北京人民机器厂設計科长 周玉成( 30 )

从苦到乐,从怕到爱

- ……………南湖渠磚厂一車間党支部書記 李善庆(36)  
我們的希望和要求 ……北京鋼厂工人 刘德起 白紹新(42)  
教育者先要受教育

- ……………第二建筑公司直屬二工地党支部書記 刘跃文(46)  
应当象工人一样干活……………陶 林(51)

(三)

- “高射炮打蚊子”的說法有道理……………張志平(59)  
我对技术干部参加劳动的“得”与“失”的看法…施 宁(60)

也談参加劳动的“得”与“失”

——与施宁同志討論

- ……………城子煤矿开拓一段工程师兼段长 張德富(63)  
真正怕失掉的是什么?

- ……………北京市冶金研究所試驗厂技术員 黃大可(70)  
知識分子实现紅专的康庄大道

- ……………北京第三建筑公司主任工程师 沈汝松(75)  
今是而昨非

- ……………北京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工程师 葛尚华(81)  
这些理由站不住

——讀施宁同志文章有感

- ……………北京第一軋鋼厂技术員 閻启翔(84)  
迷信书本才影响技术的发展呢!

- ……………北京汽車修配厂焊工 薛玉昆(88)

#### (四)

劳动好是不是思想就会好? ..... 謝世惠(90)

一个沒有解决的問題..... 傅 洲(92)

不坚持劳动就不能坚持革命

.....北京第一軋鋼厂副厂长 王文清(94)

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

.....石景山鋼鐵公司工程处工程师 王圣鐸(100)

“自覺”要表現在劳动中.....北京耐火材料厂 赵东升(104)

新的历史时期对革命干部的重大考驗

.....北京地毯厂党委書記 李保生(108)

端正向工人学习的态度.....李万林(113)

#### (五)

为什么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 .....(115)

——“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問題的討論”結論之一

坚持参加劳动，做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121)

——“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問題的討論”結論之二



## 阻力不在下边

王 勤

目前，干部参加劳动的問題在哪里？就我們厂的情况来看，我认为：阻力不在下边。今天，除了个别的人以外，絕大部分的干部都已經認識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偉大意义，都很願意下去参加劳动，問題就在于領導上沒有給大家創造条件。

最大的障碍，是會太多。我在厂里担任計划科长，每天老是忙着开会。我統計了一下，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度，由党委、厂长或总工程师召集的中层干部會，就有一百六十多次，差不多是每天两个會。有时候，同一个時間，就有两三个會等着你去参加。我們科两个科长，光开会都开不过来，哪还有時間下去参加劳动？

其次，是各部門之間分工不清、責任不明。厂长、总工程师有点事，就把几个科的人都找去。有些事，明明是該生产科或工艺科負責解决的，也把我們叫去，而且非得科长去不行。这种临时性的碰头會，也很占時間，常常一扯就是半天，实在叫人头疼。

还有，就是科室的人手不够。我們科定員是十四个人，現在实有十二个人，还抽了两个人出去 搞別的工作。人員少了

近三分之一，可事情还是那么多。每到月初、月末赶报表，非加班加点不可，平常日子也忙得够戥。我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下了很大决心，才下去劳动了两天半，科里有的同志一天也没能下去。

我不否认，我们科本身的工作方法也有改进的必要。不过，要改也得从上边改起。比如，车间的同志对计划科开会多也有意见，可是，厂里老开会给我们布置工作，我们不把车间计划员找来传达贯彻怎么行呢？由于厂里的会太多，杂七杂八的事太多，我们连研究本科工作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只好乘着厂里规定的“无会议日”，关起门来研究工作。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可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啊！

因此，我认为：现在再一遍又一遍地宣传干部参加劳动的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大必要了。最要紧的是，领导上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下边的干部创造参加劳动的条件。

## 我为什么劳动少？

王維功

我是在一个运输部門搞劳动工資工作的。一九六四年以来，我們单位按月公布干部参加劳动的統計。我因为工作忙，参加劳动很少，所以公布統計数对我有很大压力。說心里話，我不是不願意劳动，实在是工作离不开。制定定額，修改定額，工資奖励問題，劳动力調配問題，一会儿工人找，一会儿車間干部找，电话还不断地响，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轉，有时还得加点班，一定要让我劳动，更得加班加点，这符合党的政策嗎？我向領導上提出工作忙，沒有時間劳动；領導回答說：“誰不忙，可以想想办法嘛！”我希望領導上把我們的工作量計算計算，看看到底有办法劳动沒有？領導上最好能到我們科里蹲蹲点，體驗體驗讓我們劳动到底行不行？

各个部門的工作性质不同，每个干部的分工也不同，在参加劳动方面的要求不能一样。有的部門工作不那么紧，下去参加劳动就比較好办；有的部門困难就比較大，淨是硬碰硬的具體事，一大堆事情，摆在那儿，硬下去劳动，自己不放心，別人有事找不到你，也不滿意。

总之，我认为干部参加劳动是件好事，而且意义重大，应

当积极响应。但是每个人必须根据工作的忙闲作不同的安排，决不能不考虑工作状况，一刀齐。实在没有时间劳动的人，可以考虑免除他们参加劳动，这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 不能說阻力全在上邊

北京汽車制造厂生产科副科长 成雁宾

我很关心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問題的討論。看了王勤同志的文章，也想談談我对干部参加劳动問題的看法。早先，我也认为干部参加劳动的阻力不在下边。現在我觉得这个看法值得研究。当然，領導上要給干部参加劳动創造条件，但是干部能不能劳动，劳动得好坏，关键还在于自己的决心，不能把責任全推給领导。

回想半年前，我还认为自己自己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偉大意义已經認識了，至于为什么下不去，那还不是因为整天价忙着开会？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人事科公布干部参加劳动的天数情况，我的名下是个“零”。沒有劳动我有理由，可这个“零”的压力太大，总觉得臉面不好看。于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狠了狠心，下去了。人是下去了，可是心里总惦记科里的工作，踏不下心来。我还安慰自己：咱是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劳动不成問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因此，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也只稀稀拉拉地劳动了四、五天，我还以为情有可原呢！

年底，全厂干部总结一年来参加劳动的情况，重新深入学习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我受到很大震动。回想自己乍

当上干部的时候,看见工人干活,手直痒痒。后来长期不下去劳动,习惯了坐办公室,对劳动的感情淡漠了。早先一块干活的同伴也说我变了,看见我偶尔去劳动一回,都有点惊讶,问:“科长还干活?”想起这些事情,再看看文件,觉着文件上句句话都在理,干部不劳动可真悬呀!当时,我把科里的工作掰开来分析分析,发现并不象过去喊的那样,忙得喘气的工夫都没有。至于会多的问题,我也分析了一下:每周我必须参加的会只有两个,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厂长召开的生产会。那些碰头会、现场会,不一定每个会都得我去参加。至于科里召集的会,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就看自己怎样安排了。并不是上头开一个会,下头就要开一串会,也不是所有的会,缺我就开不起来。我又进一层想,厂里召开的中层干部会,别的科长、车间主任都得参加,人家也没有比我少开呀。而且,有的车间好几百人,只有两个主任。他们要管生产,还要管工人的思想、生活,那杂事情总比十几个人的科多吧。可有的车间主任和科长怎么就能经常坚持参加劳动呢?

想到这里,我算有了个初步认识,但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处到底在哪儿,我还是在参加劳动以后才体会到的。这里先举个例子来说。一九六三年年底,加工车间有一批转向轴要返工,可一直拖到一九六四年二月还没完成任务。我打电话催过他们几次,总是回答活儿难做。那天,车间姚主任又来电话告急,说任务很难完成。我有点火了,就跟他嚷嚷开啦:“这点活有什么难的?使使劲就干了。我可把话挑明啦,再不完成,甲方可要退货了。”可是姚主任还是一个劲儿让我下来干两下试试。我心想,这难不倒我。我放下电话,就到车间去

了。十几个女工正在“吭嗤”、“吭嗤”地磨轉向軸里沟的小黑斑呢。我打算好这半天就在这儿劳动，抄起轉向軸就磨。我一口气磨了两个小时，才磨好三个，手磨痛了不用說，效率太低，我怀疑这么磨下去，值不值得。我停下活，让車間核算員算算賬。嗨，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磨一个轉向軸人工費就需要五块钱。而一个轉向軸才卖七块钱，要是加上材料和加工費，太不合算啦。这样磨下去，对国家、对厂都不利。大家在現場开会一研究，很快地就找到了一种好的办法。从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官僚主义是造成忙的一个主要原因。你不下去劳动，不深入实际，在办公室发号施令，問題老不能彻底解决，整天价为这些事扯皮，当然忙得下不去。

从前，我总认为：生产科不比别的科，我們的事比别人都多，全厂十个車間，哪个不和生产科打交道？后来，我把科里的工作排了排队，觉得工作所以忙乱，也是因为我大事小事都要看看，都想管管；实际上看不全，管不細。而且，这个管，还多半在上面听汇报，了解下情不够，不少事情扯不清，解决不彻底。一九六四年，我們把科的工作做了适当的調整。另一位科长負責附件配件生产，我主要管加工車間生产，同时充分發揮全科同志的积极性，有些事分头負責。这样，一来減輕了我的負担，二来鍛炼了他們的工作能力。我們提倡大家都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上半年全科十三个人平均每人劳动十六天。这样，大家掌握的情况比較切实，有些事，事前都經過充分研究，一般都解决得比較彻底。我自己只抓一些重点任务，这样也就有时间参加劳动了。为了保証按規定日子去劳动，劳动前我还注意做好准备工作。凡是該在劳动日办的急

事，都在事先安排好。經過改进工作方法，合理安排劳动時間，以后劳动日基本上能保證，劳动时很少有人把我叫走。看来，能不能劳动，关键在于自己的决心，光喊忙，那是找借口。过去，我心里沒有“劳动”两个字，到劳动日去忙別的事；現在心里有“劳动”两个字，劳动前就做好准备，也就能下去了。

总起来說，我想对王勘同志提这么三点意見：

第一，不能說干部参加劳动的阻力全在上边；

第二，不能說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必須从上边改起，上边不改，下边就沒法改；

第三，不能說現在再一遍又一遍地宣傳干部参加劳动的意义已經沒有必要了，我看很有必要，只有把大家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認識提高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才能树立起来，坚持下去。



## 忙是不参加劳动的理由嗎？

北京第二棉紡織厂动力科空調工段段长 張 苗 道

王維功同志在《我为什么劳动少？》的文章里談到：他所以以下不去，就是因为忙。过去，我也是这么想的，总认为自己比別人都忙，对我的要求不能和別人一样。后来，我問自己：每天到底忙些什么？一分析，原来有真忙也有瞎忙。我想了些办法，在工作方法上作了些改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我到小組里劳动了二十五天，平均每星期劳动一天。我願意談談我这半年来的一点点体会。

### “就数我忙”

一九六三年，我們厂規定科室、車間干部，全年每人都应当参加劳动一个月。可是科长在安排分批劳动名单的时候，单把我除外了，因为我这一摊就我一个人，下去劳动，没人頂替。別人都一批一批下去劳动了，我心里很急，找科长想办法，科长說：“你平时可以挤時間参加劳动嘛！”我想，說得容易，我領着供水、供气、空气調节等好几个工种的工人干活，每天事情成堆，忙得团团轉，我要去劳动，这些事情是不是甩手不管了呢？我还想：我原本是工人出身，你們誰要是說我劳动